

東北壯遊

(二)

陳嘉驥

軍糧城中小辦事員

我在證券交易所與河北省第二區專員公署這兩個地方，都是沒有作到一個月便先後辭職。爲了找工作，在尚未離開專員公署的一個星期下午我匆匆到北平華北日報去了一趟，伏下了我日後去東北作新聞記者的契機。同時，我就在離開專員公署第二天，跑到學校去玩，碰到總務主任趙元任神父。最初他還以爲我仍在證券交易所工作，當我告知他我已經離開證券交易所，轉到河北省第二區專員公署，同時又在不得已情形下離開時。趙神父說：「河北省田糧處天津儲運處王處長，在重慶時與我們工商學院一個校友同事，他們關係很好。王處長目前來信向學校要人，學校已介紹王××、龔××等去，聽說還需要人，學校給你一封信，你明天就可見王處長。」

第二天，我早晨到了儲運處，把學校推薦信請工友遞上去，不一會王處長就請我進入他的辦公室去談話。王處長名字叫王麟，他身穿綠黃色中山裝，桌子上放着一把左輪手槍及一串子彈帶，看上去只有三十歲，非常神氣有派頭。我向王處長很恭敬的鞠了一個躬，他看了我一眼才慢條斯理的說：「你在工商學院學什麼的那一系，我告以係商學院會計財政系。王處長說學財政的，在這裏也用得到，這裏的舊人多半是漢奸餘孽，或者是帝國主義的走狗，我早晚都會讓他們滾蛋，你好好的在這裏幹，將來有前途。他接着說，你先到本處軍糧城碾米廠去工作，這個碾米廠在軍閥時代便已成立，日本又加擴充，所以規模很大。它除了碾米外，還有榨油、製皂、畜牧等，是一個多種類綜合工廠，下月一日就上去上班好了，現在你就去人事室辦手續。王處長於是在學校推薦信上，批了「派碾米廠服務」幾個字。我向他告辭時問他還需要不需要人？他說，這裏需要很多人，可是只要剛畢業的學生，如有同學可讓學校推薦即可，於是我把同學李××也拉進了軍糧城碾米廠。

回家與母親、二哥等談到工作又有着落時，母親很高興的說：「老三真是走運，畢業後一個事丟了，一個事就接着來，這次要好好的幹，遇事都要忍耐，不要輕易的辭職。一個人作事總換地方不好，那樣顯不出自己的長處，人事關係也難得有基礎，這樣怎會有人提拔你！」

偶然機會想做記者

在第一次去北平，是在崇熙舅準備辭職時，我去北平想進華北日報作記者。詹厚生先生告以

軍糧城距天津不過幾十里路，同時在北寧鐵路線上交通十分方便。在直奉戰爭時，這是張作霖的總司令部所在地，說起來算是一個軍事要地。碾米廠的同事，有的人下班就坐火車回天津，第二天早晨再來；我則住在碾米廠宿舍裏，每逢星期六下午回天津，星期一早晨再回來。我是十一月一日，到碾米廠上班，好像就是十一月三日，星期六下午回到天津時，接到北平華北日報總編輯詹厚生先生來信，問我願不願意到東北去作記者。

在家中討論時，母親極端反對，她的理由是東北情勢太混亂，把我一人放出去那麼遠太不放心；同時這裏又有工作，如嫌碾米廠不好，中國銀行的事早晚會成。二哥則認爲新聞記者是一種有意義的工作，當國家於勝利重建之際，需要一批新血以淘汰昔日那些混混。同時我自己亦認爲，在儲運處碾米廠裏作一個辦事員，實在沒有多大展望。母親終於同意了我去東北作記者的計劃，我於是趁着第二天星期日，又跑了一趟北平華北日報。

華北日報正在試用三個新記者，他們三人不見得全合適，如有人幹不了或不合適，則立刻請我來補充。此次第二次到北平，在華北日報見到詹厚生先生後，他把中央社的歷史簡章告訴了我一遍，並指出作中央社記者的優點以及與一般報館記者如何不同。最後他寫了一張名片，要我立刻到東交民巷六國飯店，去拜見中央社東北特派員，也就是其後的中央社瀋陽分社主任律鴻起先生。我在離開華北日報時，正好碰到華北日報副總編輯兼採訪主任趙效沂先生。

律先生住的北平六國飯店，雖然沒有東長安街與王府井大街交匯附近的北京飯店那麼大，也沒有北京飯店樓房那麼高，但設備的豪華與服務水準，則是北平第一流。律先生身材魁偉，是日衣空軍將官服裝，乍一見面，使我心中一楞，自己嘀咕着想，難道我進錯了房間，怎麼是一個軍人呢？正在狐疑間，律先生站起來，一面和我握手，一面讓我坐下，這時我仍然直覺着走錯了門。所以馬上自我介紹說：「我是華北日報詹總編輯，介紹來見律先生的，我是陳嘉驥」。律先生說得很好，我歡迎你參加中央社工作，你對新聞工作有興趣嗎？新聞工作有時很累與很苦喲！我回答說，我對新聞工作非常有興趣，並且我不怕苦更不怕累。這時律太太自套房裏出來，很親切的和我打招呼，並按電鈴叫茶房送茶來。這時律先生說：「東北現在很亂，俄國人不願撤退，共黨部隊已在俄軍掩護下，在國軍之前進入東北，國軍即將以武力進行接收，將來的演變還很難講。如果順利的話，中央社將在瀋陽、長春、

哈爾濱、大連等地設立分社，我將負責瀋陽分社工作，屆時我將通知你來幫忙。」律先生和律太太的親切的態度與不拘束的談話，不但與證券交易所理事長王鶴齡及儲運處處長王麟不同，就是與見到崇熙勇時也不一樣，因此使我為之心折，願意全力效命。

西單市場憑弔舊遊

上次來北平，在下午五點多鐘才到，見到詹先生後，到親戚家吃了一頓晚飯，立刻匆匆趕回天津。這次是坐平津間最早的一班快車，見完了律先生不過十二點鐘，我於是馬上跑到在北平上學時最喜歡的西單商場。想看昔年每逢星期日提早上場的宋德普的摔跤表演，可是現在根本就沒有摔跤的攤位；高德明、湯瞎子、張傻子、繡德貴、大麵包的相聲集團也沒有了，只聽說高德明已高升到園子裏表演相聲；在北平鼎鼎大名的摔跤名手寶三，表演大竹幡，並標榜「以武會友，魄動乾坤」的寶善林也不知道到那裏去了。一撮毛表演特技疊羅漢場所，變成變戲法（魔術）的場地，只有賣爆肚的攤位依舊，於是我就吃了一頓麻醬燒餅與爆肚，解決了午飯問題。飯後，我在商場裏閒逛了一會，吃了幾塊碗豆黃，買了一串冰糖葫蘆，出了商場沿西單大街南行，慢慢踱向絨線胡同，去看我初中三年最值得紀念的北平崇德中學。

民國廿六年七七事變發生後，我們弟兄三人便離家出走，流浪到湖北的武昌去找父親，在父親安排下，大哥上了武漢大學，二哥上了武昌高

級中學，我上了東湖中學又轉到張楚中學。在武漢保衛戰開始前，大哥隨武漢大學先到了沙市，二哥去了宜昌，我則在打過擺子（瘧疾）之後，又患痢疾，身體正羸弱不堪。父親準備西去四川前，有一天他說：「我與你大哥、二哥一定要跟着政府走，只要不被日本飛機炸死，我們的身體頂的住，一定可撐到最後勝利。你這骨瘦如柴的樣子，無法捱受今後顛沛流離之苦，我叫孫振吾（武昌地方法院書記官）送你走粵漢路到香港，坐船到天津租界裏去求學，萬一我們父子三人死在南邊，你就算我唯一的一條根。」因為走時痢疾還未治好，沿途飲食更無法禁忌，竟然成了慢性腸潰瘍，體力日差。

名醫束手死去活來

到了天津，進入美以美會的匯文中學求學，大哥、二哥均是匯文畢業。大哥身高力壯，是籃球隊球隊綽號為大力士，二哥膂力過人又以鐵餅、鉛球、標槍聞名於校，綽號小力士。我帶病入校，認識大哥、二哥的同學說：「你本來應為三力士，但却是白面力士」。白面為一種毒品，吸食者無不面色蒼白，骨瘦如柴，最後必羸弱而死，較鴉片煙毒更為劇烈。我一面求學，一面治病，求遍天津中西名醫，包括天津馬大夫醫院，及不定期自北平到天津北辰飯店出診的清朝御醫施今墨，均無法醫好。到了民國廿九年，我已病入膏肓，羣醫束手，老家不能回，英租界姐姐家房間太少，在學校裏因為時常呻吟已不能與人同住一間宿舍，同時我更不能上課，也不能爬樓梯

。管理宿舍的郭老師，把我安置在原放置器材的小屋裏一個人住，這時姐夫又因永利鹹廠在四川宜賓復工，奉召到大後方。姐姐向姐夫說，三弟的病沒治好，我不能走，按當年情形，如不能治好，大概我也拖不了一兩個月。

姐姐又帶我看了一次施今墨，並由施今墨門人陳大夫施了一次針灸，腿的浮腫稍消，但便膿便血如故，施今墨說這個病我已無法，看來祇有休養了。又看過幾次西醫無效後，我已不能起床，由姐夫僱了一輛膠皮(人力車)到學校內，把我抱在車上，拉到英租界牆子河畔吳清源醫院去診治(吳清源曾來台，現在美國)。吳清源說，必須照X光看看是不是腸結核，如不是腸結核還可以治。照X光的結果，沒有肺結核，也沒有腸結核，於是他從靜脈給我打了一針，吃了幾包藥。我的病竟然霍然而癒，三天後已能下床，我於是離開清源醫院回到學校，工友老段向別人悄悄的說：「他沒有死！又回來了！」姐夫和姐姐離天津到大後方前去看我時說：「我們到後方去，看到爹，可以向爹交待了，但望你對飲食要小心。」

第二年考大學，一切偽組織大學我不屑一顧，出乎所有同學意料之外，我不但考上輔仁大學，並且考上最難考的天津工商學院，因為工商學院在英租界內又是天主教大學，所以我上了工商學院。

以上話題扯的太遠，現在回到我離開西單商場去看我初中母校崇德中學。崇德中學是英國聖公會教會學校，在日本反英運動時被迫關門，但不久即改為燕京大學附屬中學，民國卅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又被日本關閉。現在崇德中學也是剛

復校不久，在校門口碰到傳達老張，他還認識我，到了校園又看到同班同學韓明瑞，他已是老師了。由韓明瑞陪我在校園內走了一匝，因為是星期日，所以人不多，只看到缺一個耳朵的凌校長，黑皮李老師，及我最敬佩的教地理的大肚子張老師。又到了我當年住的小院宿舍，在一個堆置物件的小房子裏，竟然還存着八年多前我留在學校的行李及一個柳條包。被物均已發霉，韓明瑞說：「你可以拿走了」。我說恐怕均已無用了，請你告訴學校把它丟了算了。我十三歲到學校，十六歲「七七事變」離開，一下子我現在已經廿四歲了，時光真是如梭。但我這時不但沒有傷感，由於國家的勝利，以及對自己前途的憧憬，却有展翅欲飛的無比興奮。

慈母一別相聚無日

下午到五嬸家，看到了大排行的二哥，以及剛從重慶歸來的六哥、八哥。晚飯時我與八哥跑到「餛飩粥」去吃它在北平獨樹一幟名菜「魚糊」。「魚糊」是把羊肉炒到半焦的狀態，入嘴又香又脆非常爽口，喝酒下飯兩相宜。兩年前我聽到一位朋友說，西門××樓有這道菜，因此特約了兩個朋友去吃。結果××樓伙計不說有也不說沒有，却含混其詞「好好」，端上來却是嚼不動的一盤葱爆羊肉，質問他時也是含混其詞，把人氣得發昏，發誓再也不進這家「××樓」了。

第二天一大早，直接由北平坐火車到軍糧城上班。在軍糧城碾米廠的薪水為法幣一萬五千元約等偽幣八萬元，當然比不上證券交易所，但却

比專員公署強多了。碾米廠有畜牧場，自己養着豬、鴨、鷄等，又臨近海河與大沽口，所以魚蝦等海產也便宜，因此伙食相當的好。同事，除了會計課長外，全是剛剛畢業的學生，上班時大家說說笑笑，下班後離開廠不遠便是寧靜的鄉村，大家過的非常快活。同事中有一位比我們大幾歲姓許的，綽號許大仙，他領導着我們玩、樂。我就這樣一面工作，一面等待着中央社律先生的消息，十一月，十二月，卅五年一月，二月，始終毫無音訊。二月初是陰曆新年，我在天津與母親、二哥、妹妹，過了我這一生，最後一次以母親為中心的年。那時，大哥還在重慶，老父遠在河南，全家已經九年沒有團聚，母親還說，希望來年能够全家團聚，誰知永遠、永遠沒有全家再團聚！

出關赴瀋進中央社

國軍於民國卅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攻下山海關進入白山黑水大地，僅僅十天功夫，即於十一月廿六日再攻下有關內外咽喉之稱的重鎮錦州。在錦州略事整補，即分頭進攻，於卅五年一月十五日進抵瀋陽近郊皇姑屯，為俄兵所阻停止前進。嗣瀋陽俄軍於三月十三日不告而別，五十二軍乃正式光復東北政治軍事經濟文化重心的瀋陽市。

律鴻起先生隨國軍進入瀋陽市後，立即接收偽滿洲國通訊社瀋陽分社，並在原址籌備成立中央社瀋陽分社。我於三月十七日接到華北日報詹厚生先生轉來的律先生的電報，囑冠日東下參加中央社工作。我當日即離開碾米廠返天津，這時

(二) 遊壯北東

母親忽然又反對東去瀋陽，他認為我生性拘謹不善交際，不適宜記者工作。同時他認為東北那麼冷，又不是在辦公室上班，天天在外面跑，這麼受得了！我當時對母親的關懷愛護，並沒有什麼體會，只認為在碾米廠內當一個小職員一點出息也沒有，誰知這一走，就再沒有追隨母親在一起生活的機會，只不過又見過兩次面便天各一方了。

三月十九日清晨，我穿上母親連夜縫好的一件羊毛坎肩，然後再穿上外套及大衣，提着一個行李捲與一個箱子，踏上了由天津東開的北寧路列車。車上擠滿了人，簡直是坐無立錫之地，就是上廁所也非常困難，飲食都在火車靠站停駛時，大家請接近窗口的人代買，再請求他人轉手遞過來。雖然如此，好吃的我，在經過唐山時，仍然買了一隻唐山燒雞，而大快朵頤。坐在這種類似難民逃亡的車廂裏，我的心情仍然很愉快，心中幻想即將到來的記者生活，把它描繪成爲多采又多姿，完全沒有想到日後那種困難與辛酸。

沿途上，負責警戒的，除了國軍外，還有美國軍隊，在寒風凜冽氣候下，看到中美部隊這種並肩作戰的情形，使我自小就有的對美國人的好感，一齊湧向心頭，由衷的讚美與欽佩。誰又知道由於美國政客的無知、短視、自私，使堅強的中華民族，沒有被日本侵略者滅亡，也沒有向強盜的俄羅斯人屈服，却被表面上是友人的美國所出賣，以致我們在東北失敗再導致華北與全中國的失敗！現在他們還以他們浪費、虛偽、無是非，並不適合其他國家的民主方式，擾亂其他國家

的安定與社會秩序。我深知世界的民主潮流，將是人類永不可改變的方向，專制政體殆已消失於無形，法西斯主義亦已幾近無踪無影，共產主義亦已由盛而衰必將走上最後毀滅的命運！毫無疑問的，民主政治，將是人類千秋萬世，永遠無法更替的政治制度。但這並不是美國的那種在選舉時互相叫罵，彼此揭瘡疤隱私，不道德與浪費的選舉制度。我們在電視上，可以看到愛德華甘迺迪，那種力竭聲嘶對卡特的叫罵指摘；我們也在報紙上，看到卡特總統的母親說出：「但盼愛德華，不要步他兩位兄長被刺殺的後塵」那種含意諷刺的談話。這是什麼政治，是民主還是仇恨！縱然這種政治制度，強於專制制度，但是也不是完美的制度。當然沒有選舉，就很難有真正的民主制度。我會很天真的想，在今日傳播工具如此廣泛與便利的時代，選舉時不許有助選者，不准指摘他人，只許發表自己的政見，可以利用廣播、報紙、廣告、電視以爭取選票，由人民決定選舉的勝敗。沒有助選者，便可避免賄選、便可避免浪費；不准指摘他人，便可避免仇恨，便可杜絕報復。以上這也許是一種書生幼稚的想法，可是我絕對不贊成美國式的浪費、叫罵、仇恨的民主政治，尤其反對美國人把這種制度，灌輸到其他與美國國情不合的國家，製造出一種仇恨、浪費的社會。但是，我以迄今日，仍對當年，戍守在北寧鐵路上的美國子弟，抱有無限的敬意與感佩！

軍略重鎮的山海關

山海關一向爲東北與中國內部十八省的一個

分界線。以山海關爲中點，西去北平七百華里，東至瀋陽八百華里，這就是北方人所說的「裏七外八」。我係早晨七時自天津出發，車子走走停停，在暮色蒼茫的時候才抵達山海關，明朝大儒蕭顯所寫的「天下第一關」五個字，因天色已黑在車站已無法辨認。

山海關城關的本身建築，並不十分巍峨壯麗，尤其在北平看慣了前門、後門、永定門等城關的人，對於山海關更覺得不够氣魄。山海關之所以命名「天下第一關」爲「天下第一關」，其着眼點亦係如此。

山海關前臨渤海，背負燕山，出關就是我國產物最富饒的東北九省；入關則是我國堂奧之區的河北省與北平、天津兩大都市。自古以來，每以「一夫擋關，萬夫難過」，作爲山海關天險的描寫，其形勢之險要亦確實冠於全國。同時，山海關又爲萬里長城東部的起點，再加上蕭顯的命名與所書匾，因此更名傳遐邇，舉國皆知。

在中國歷史上，山海關與長城，常爲國防前衛重鎮，每逢山海關有警，以北平爲首都的中國歷代朝廷，無不驚慌失措，局勢立陷危殆，江淮各地也爲之震動。遠如遼朝入山海關，立刻將宋朝勢力逼退黃河以南，成爲鼎峙之局。金朝四太子金兀朮率馬隊入關，縱橫江淮各地糜爛了中原。成吉思汗崛起於東蒙古的呼倫、貝爾大草原，鐵騎跨越南下，佔領華夏，終且成爲籠罩歐亞的大帝國。清朝的多爾袞趁李自成進入北平的機會，由吳三桂牽引入關，竟使滿清君臨中國二百

六十八年。近如，韋奔英雄張作霖以山海關長城為防線統治東北，以居高臨下之態勢虎視關內。他常俟機率大軍入關，與羣雄逐鹿於中原，利則南下掩魯豫皖各省而控制京滬，不利時則回兵自守，以山海關為屏障，其他軍閥無可奈何！

民國二十年，日本在瀋陽發動九一八事變，囊括中國的東北各地，復於民國二十二年進攻山海關長城沿線。我國最精銳的關麟徵第二十五師、黃杰的第二師、宋哲元的廿九軍、商震的三十軍、于學忠的五十一軍以及何柱國等部隊，與日軍鏖戰於山海關、古北口、冷口、喜峯口各地，雖使日軍蒙受嚴重的創傷，但由於山海關的失陷，遂使華北門戶洞開，平津陷於危殆。此時，黃郭臨危受命，自南京北上，與日寇簽訂了城下之盟的所謂「塘沽協定」，冀東廿二縣成為日本勢力範圍，並導致漢奸殷汝耕組織了冀東偽自治政府。

萬里長城與秦皇島

長城始建於春秋戰國時，北方的燕趙秦三國為防匈奴南侵，各建長城以為防禦。秦始皇統一六國後，除將原來三國各自建築的長城，聯貫修築為一條長城外，並修建「臨洮至碣石」的一段新的長城。因此秦時長城為，西起甘肅岷縣，經狄道、固原、隆德、渡黃河進入山西，再通過冀察華北高原，伸入東北邊緣而至山海關。我們今日所見的，西起甘肅嘉峪關，東迄河北山海關的五千四百餘里「萬里長城」，有許多部份都是明朝永樂年代所建造。

山海關係臨榆縣的一個城關。臨榆城始建於隋朝開皇三年，至明朝時永樂年間再行重新建築，城牆加厚加高，周圍長約八里，城高約三丈、寬約八尺，可在城牆上騎馬巡邏。在山海關城閣上南望，但見渤海灣海水滔滔，渺無邊際；北眺則見長城蜿蜒起伏羣山之中。所謂：「地勢長城接，天空滄海連」，誠為描寫山海關最好佳句。

一提起萬里長城來，我們馬上會聯想起，孟姜女哭倒長城尋夫的故事。臨榆縣城東南近海約二里處，現在仍存有孟姜女墳，墳旁建有義女祠。據云，義女祠香火鼎盛並有靈異，對曠男怨女虔誠禱告，每有出人意表的姻緣機會忽然而至。義女祠後有一巨石，名為望夫石，據云是當年孟姜女抵達長城工地後，在此石上佇立，細察來往建築工人尋找其丈夫處。石上有宋人題詞一聯，頗發人深省，其詞為：「秦皇安在哉！萬里長城築怨；姜女未亡也！千秋石片銘貞。」

山海關西南有一海港，名秦皇島，亦名秦王島，據說秦始皇曾駕臨此地，巡視長城施工情形，因此而得名為「秦皇島」。三十四年抗戰勝利，我國軍原打算自遼東半島尖端的大連港登陸，再沿中長鐵路北上，逐步接收東北，但為俄人以大連係自由商港不宜作為軍用為理由，拒絕國軍使用。我國不得已，退而求其次，要求在營口登陸，俄軍雖未拒絕，但立即暗中將防務移交共黨部隊。當國軍大船團臨近營口時，馬上遭岸上砲火攻擊，國軍雖以事先告知俄人的信訊連絡，砲火轉而更趨劇烈。國軍大船團不得已再轉赴葫蘆島，當準備登陸時，亦遭遇營口同樣情形；最後

只得在距離瀋陽八百餘里以外的秦皇島登陸。在秦皇島登陸，不但在時機上晚了一個月，在地理距離上，更比在大連登陸遠了近千里。

國軍打到松花江邊，正擬渡河追擊林彪殘部，攻取哈爾濱之際，被美國馬歇爾調處停戰所阻。因此貽誤千載難逢消滅共黨的良機，一步之差使林彪殘部得以喘息，在俄人支持下，收編北部偽滿部隊，並接收俄人移交日本關東軍武器而坐大，使國軍不耐長期在苦寒地帶作戰而失敗。

檢討大連登陸問題

大連登陸如能成功，在時機上或地理距離上，可使國軍輕易掌握東北，已如前述。若論其重要性，則較松花江渡河作戰對國軍更為重要，因為如能在大連登陸，可能就沒有四平街第一次大會戰，當然也就沒有所謂渡松花江追擊問題了。過去我始終沒有機會，敘述大連登陸的重要性，與對國家所發生的不利影響。

第一，大連為貫穿東北心臟的起點，國軍一開始便可掌握東北精華地區，那比遠在千里外的秦皇島登陸不知便捷多少。在秦皇島登陸，不但須仰攻山海關與長城天險而死傷衆多，同時自山海關打到錦州的沿途，就是一向被兵家視為畏途的遼西走廊。遼西走廊傍「醫巫閭山脈」並濱渤海而行，地形狹長，沿途必須站崗置重兵防守，否則醫巫閭山中嘯聚的匪軍，隨時可出而阻斷交通。昔年吳佩孚於河北省中部擊敗張作霖後，本擬一鼓作氣而下關東，但在研究通過狹長遼西走廊問題後，不得不打到灤河一帶即行停止。國民

(二)遊壯北東

革命軍於民國十七年北伐，在攻取平津後，前鋒部隊在白崇禧率領下，亦只打到灤河而中止。縱觀中國歷史上，很少有人願意冒通過遼西走廊危險去進攻東北，民國卅四年國軍沿此路成功的攻入東北，實係兵家創舉。但是，也因為如此，早先登陸的十三軍與五十二軍，於打到錦州後因沿站留兵駐守，立感兵力不足。於是新六軍、九十三軍、六十軍、新一軍、七十一軍等國家最精銳部隊，不得不相繼投入東北戰場。可惜，又因馬歇爾調楚停戰，國軍未能利用四平街大勝後絕對優勢地位，一鼓作氣掃蕩東北北部，而功虧一簣而全盤失敗。

第二，在大連登陸，可全面阻止山東共軍經水路向東北滲透。日本投降後，共軍分水陸兩路向東北滲透。陸路係經河北省東部及察哈爾東部，分向遼寧省西部及熱河省東部滲透，再向東北心臟地區及北部地區流竄。水路則在山東半島的烟台、威海衛等地，坐舢板船，經渤海灣駛向大連。舢板船大小不同，最大的亦不過是乘坐五十人左右，小者則僅乘二十人左右。舢板船均是滿載徒手的壯丁，其中僅有二個或三個持槍幹部，船到大連登陸後，每人立即由俄軍分發擄自日本關東軍的三八式部槍一枝，及子彈若干，然後在幹部領導下，分頭向東北南部的安東省、吉林省各地流竄，其中小部份則向瀋陽一帶流竄與陸路滲透部隊會合。在民國卅五年、卅六年，肆虐東北南部安東、吉林以及瀋海鐵路沿線的蕭華、曾克林、以及張學思等匪部，均係以來自山東壯丁為主力。倘當年國軍能在大連登陸，山東共軍經

水路滲透東北的水路，將為國軍百分之百堵塞，這樣其後東北南部二十萬共軍不但根本無法形成，就是北部共軍，無此南部來自山東壯丁支援，林彪亦難以擴充至三十萬人大部隊了。

第三，在大連登陸，國軍立即可沿中長路北上，縱然俄軍不自瀋陽撤退，國軍亦可自斜路穿入，經新民趙彰武，進入東蒙科爾沁草原據點阻止共軍向東北北部流竄。雖然這樣不能百分之百的阻止流竄，但是至少可以有有效的阻止大的部隊了。其後國軍在秦皇島登陸，自山海關東下，一步一步的推進，等於把共軍一步一步趕到東北的北部地區，然後像水銀瀉地般的在東北北部生根

共軍在俄軍支援下，在東北嘯聚，以迄十月間才有二三萬正式部隊，以及連同原在冀東打游擊的李運昌部不過五六萬人。所以國軍在十一月十六日出關時，以十三軍、五十二軍兩軍兵力，即將共軍打得落花流水。當瀋陽俄軍於卅五年三月撤退時，共軍由水陸兩路嘯聚的已達十萬人，佈署於四平街一帶，與國軍進行了一次大會戰。基於以上各種情形，國人當可瞭解，卅四年十月俄人倘允國軍在大連登陸，共軍自無法大量向東北流竄，政府即可掌握先機，順利接收東北大陸了。

王仲廉將軍著 中外雜誌社代售郵撥一四〇四四號

征塵回憶

平裝本台幣二〇〇元
精裝本台幣二五〇元

三國人物新論

祝秀俠教授著
訂價台幣柒拾元

本書為名教授史學家祝秀俠先生精心傑作，析論三國人物，精采百出，美不勝收。要目有：論諸葛孔明、劉備、曹操、孫吳、董卓、袁紹、關羽、魯肅、顧雍、司馬懿、曹丕與曹植、荀彧、孔融、禰衡、周瑜、田疇、蔣琬、譙周、蔣幹、孫夫人與諸葛太太等篇及論一論諸葛亮一、與蔣君章先生論諸葛培養人才等。篇篇引人入勝，嘆為觀止，可作大專文史教科參考書及一般閱讀之用。頃承祝教授交由中外圖書出版社出版單行本，定價台幣柒拾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